

# 源 流



子午流注针法的源流 孔最·上海中医药杂志 1965, (3): 35~37.

据《子午流注针经》、《针经指南》和《针灸大全》等书记载,子午流注针法产生于宋、金之际。《流注指微赋》由《流注指微论》改写而成,刊于《子午流注针经》中,署名“南唐何若愚撰,常山阎明广注”,而在《针灸聚英》、《针灸大成》中又据《子午流注针经》为窦桂芳刊行的“针灸四书”之一,而在《流注指微赋》下注云“窦氏”,其实这是何氏作品。何若愚为金时人,南唐何若愚中南唐是地方,有人将南唐误为朝代,何若愚就成为南唐时代人了。何若愚与阎明广可能未参考《灵枢》,所论子午流注内容就难免有不合古说,致使明代汪机、张景岳、张世贤、熊宗立等人对于午流注针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

《针灸大成》卷五载有《徐氏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有人将徐氏当作“五代时徐文伯”,徐文伯在针灸史上是有名的人物,但是从七言叶韵的歌诀体裁可以辨别得出,南北朝时不会有这样的文字,这歌是出于明代徐凤之手,《针灸大成》中有文写明。近人将此歌记到徐文伯的名下,显系传误。

窦汉卿又被称为窦文真公。《针灸大全》载“窦文真公八法流注”,八法流注又称交经八穴、八脉交会八穴,这是从八穴的主治证归结出它与奇经八脉的关系。本法虽为窦氏所载述,但不是他的创作,是他年少时于宋子华处得一针灸书,内载“交经八穴”,书上说是“少室隐者”所传。窦氏所载述的八穴,只列其配伍关系(含)和主治证,后来《针灸大全》又发展为“主应”配穴,列举若干“应穴”处方,《针灸大成》中杨氏又作了补充。如此看来,所谓“八法”就是指以八穴为主的治疗各种病症的配穴针灸法,最初并不具有按时定穴的意义。八穴结合时间来运用是受了当时流行的哲理思想的影响。八穴配合九宫,八卦、干支、增添了八穴用法的复杂性,其流行又分为二:灵龟八法和飞腾八法。窦氏重视八穴,原指八脉交会八穴,而称作窦氏弟子的王开,在其编著的《扁鹊神应玉龙经》中引载此文,却以《难经》的八会穴作解释,实属奇怪(或疑王开不是窦氏的亲传学生)明·吴昆《针方六集》以八脉交会穴作解释,可认为是对的。

试论“按时刺灸”的由来和发展 吴绍德·中医杂志 1983, 24 (2): 47~49.

按时选穴进行刺灸的思想,首见于《灵枢·九针十二原》,其文说“知机之道者,不可卦以发,不知机道,叩之不发,知其往来,要与之期。”这段文字是转引古代针灸医著《小针》而来的,后为《灵枢·小针解》、《素问·针解篇》等专文解释,这种思想贯穿于《灵枢》、《素问》各篇中,于此可见,按时刺灸的思想在《内经》成书之前早已萌芽。有关气血盛衰理论的原始,可能来自气功行气,是由气功练功过程中被发现的。

经络气运行与刺灸的关系在《灵枢·逆顺》、《素问·八正神明论》中有较具体的记载,文中所载所谓刺法必候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或四时、八正之气、归根到底是基于日(实际是地球)和月的运转状态与人体气血运行相关的理论,所有历代按时施治等莫不以此为立论,推演出各种具体的方法,溯本穷源,不外“日运说”和“月运说”二大派而已。

有关日月运转与气血盛衰对刺灸的关系在《内经》中也有记载,《灵枢·卫气行》中按气至时刻而施刺灸的记载,后世于午流注纳甲法、飞腾八法、灵龟八法都以此为准。《灵枢·小针解》、《灵枢·邪客》、《素问·针解》等文中按气血盛衰施用补泻的记载,后世于午流注纳文法即准此。

有关按时选穴的记载,从日运立说者大致有①《灵枢·卫气行》卫气运行一周的理论。②四季变化取五输穴的方法。③一年之中运气变化的推算。从月运立说的有《八正神明论》以月生毁来决定针刺有数的方法和《素问·缪刺论》以月的盈亏计算日数来决定针刺数与用穴多少的方法。

《难经》将日运与四季之气和脏腑之气及其辩证结合起来选穴,是继《内经》之后的又一种运用法,其方法较《内经》单纯辨时发展为兼顾辩证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黄帝针灸虾蟆经》以月盈亏的程度为依据,月盈气在阳位,月亏气在阴位,凡人气逐日所在的部位,针灸皆须避忌,这是继《素问》以月生死而定补泻和针刺数的另一种学说,对唐代盛行的针灸择日和避忌之说,颇有影响,该书中按六十日干支的属性来推定人气所在,以示刺灸的禁忌,这种思想可能就是后代于午流注等学说的先河。

以十二经脉和一日之中的二十四时相配合的学说可能创始于宋代,

后为明代《针灸聚英》所阐发发展成今人所称之“纳支法”；纳甲法的始创在南宋，首见于何若愚的《子午流注针经》，灵龟八法可能在元末明初产生，其原始出于窦汉卿的《针经指南》，名称则首见于徐凤的《针灸大全》，疑为徐氏所创，不是窦氏的发明。飞腾八法首见于王国瑞的《扁鹊神应玉龙经》，疑为窦氏晚年所创，论年代早于灵龟八法一百多年。

总之，按时刺灸的学术思想可追溯到《内经》以前，但与干支相配则始于隋唐，子午流注、飞腾八法、灵龟八法的创用则在金元时代，其理论皆以日月的运行与气血盛衰为依据。

**皇甫谧祖师是子午流注针法的倡导者** 司徒铃·新中医 1983, (12) : 24.

晋代皇甫谧祖师把《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作了一番整理，并结合他本人的临床经验编写成为《针灸甲乙经》一书，在该书中，他把原《灵枢》卷之十一“卫气行第七十六”，阐述卫气行的情况编排在卷之一，因而突出说明病在子三阳，必候其气之在于阳分的时机而刺之，病在于三阴，必先候其气之在于阴分的时机而刺之，作者由此认为皇甫谧是“子午流注针法”的倡导者，文中附案1则。

**子午流注源流初探** 詹永康·江苏中医杂志 1983, 4 (1) : 8~12.

《内经》虽然没有具体谈到子午流注的运用方法，但子午流注关于天人相应，候气逢时的理论以及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气血流注、五输开阖的基本概念都是起源于《内经》的。《难经》发挥了《内经》的理论，补充了《内经》的未备。相传为扁鹊所撰的《子午经》将手少阴心经的五输穴增补在阴经之内，至此六条阴经就有了三十输之数，与阳经的三十六输加在一起，就成了完整的六十六穴，为用十天干推算流注开穴完善了取穴基础。世代相传于午流注是战国时期叫扁鹊的秦越人所首创，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针灸的发展史来看，于午流注针法在扁鹊时代形成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上述传说并不可靠。

《伤寒杂病论》中谈到了“三阴三阳传变循行”的生理节律，也观察

到疾病变化的时间病理学节律以及时间治疗学概念。无疑仲景在《伤寒论》中虽没有提到子午流注针法,但为后世医家研究子午流注提供了具体的理论依据。《针灸甲乙经》在刺法方面很重视气血流注的时辰及迎随补泻手法,书中内容有很多与子午流注有关。可以说《甲乙经》对天人相应、经脉流注节律、候气逢时针刺等方面的认识,较之《内》《难》等书,已有较大的发展,说明晋代医家对经络循行流注的节律方面,已有较深的研究与进步。南北朝刘宋时期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刘宋医家秦承祖绘制了《明堂流注图》,徐文伯撰写了“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宋元间的针灸专著较多,滑寿氏撰写的《十四经发挥》对奇经八脉的论述为后世形成的灵龟八法奠定了取穴与理论基础。何若愚的《流注指微赋》概括地说明了子午流注的要义。窦汉卿的《针灸指要》提出了有关子午流注内容。李杲的《东垣针法》中许多精辟论述正是子午流注纳子法取穴的基础。

明代诸家对子午流注的研究,更各有所发挥,徐凤撰写的《针灸大全》卷四为“窦氏流注八法”,卷五还有论子午流注一文,文虽不长,对子午流注开穴之要领却论之甚详。至明嘉靖年间,高武的《针灸聚英》一书就有18章节专论子午流注针法,并在每篇之末都有他自己的批注。他主张按穴寻时法,批驳了对配穴也拘泥于开穴方可针刺的错误。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对子午流注针法亦有不少有价值的发挥。至明万历年间,李梃著《医学入门》,提出了夫妻母子合日互用开穴的取穴法则,强调了必穴与病相宜的原则性,又扩大了开穴范围,增加开穴时间,为运用流注发挥了灵活性。杨继州的《针灸大成》卷五专载各家对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的有关论述。卷九医案中有不少择时开穴之验案,足见杨氏对流注针法之重视。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对子午流注十天干配合脏腑问题提出了“三焦阳腑须归丙,包络从阴了火旁”的新见解,在理论上与应用上都是正确的。

清代对子午流注研究似乎停顿。解放后,吴棹仙的《子午流注说难》,承淡安的《子午流注针法》对推广子午流注起了重要作用。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研究,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引进了实验研究方法,并经实验证实了子午流注的科学性,标志着我国近年来在研究子午流注方面有了可喜

的进展。

关于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的几个问题 高折洙·中医杂志 1983, 24(4): 45.

(1)子午流注不是扁鹊所传:子午流注是一种以时间为主要条件的治疗方法,它所使用的时间是以干支纪年、日、时的。用干支纪年在东汉初期,用十二地支纪十二时辰,最早也在西汉太初改朔时,要完整、系统地应用于医学,当然要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这与扁鹊所处的战国时代不相符合。(2)子午流注是金代的产物,金代南唐何若愚撰《子午流注针经》,后被窦桂芳辑入《针灸四书》,始有子午流注这个名称。(3)何若愚其人,有关何公的生存朝代,其说有三,元人、五代十国中的南唐国入、金人。作者认为南唐应在安徽淮南西八公山下。(4)关于灵龟八法的创用者,灵龟八法首见于徐凤的《针灸大全》,是他吸收了金元以来有关子午流注、八脉开穴、飞腾八法等内容加以化裁而成的。

子午流注学说的发端与形成 辜孔进·中华医史杂志 1986, 16(1): 41~43.

子午流注的理论发端于《内经》,《灵枢·九针十二原篇》既阐明二十七气循经流注的意义,又说明经气流注在各阶段的状态,既说明经气流行的时间,又阐明经气所处的空间,为子午流注理论奠定了基础。子午流注理论着重于经气的流注,关于经气的流注,在《内经》中分为二种,一是营气的流注,这一流注规律后来发展为子午流注纳于法;一是卫气流注,这一规律以后发展为子午流注纳甲法。可见在《内经》中,子午流注纳甲法、纳于法已初具雏形,只不过没有子午流注这样的明确概念。

汉代随月生毁日月蚀避灸刺法,对人身元气运行轨迹的描述,特别是宋代干支象数之说盛行,十干配合脏腑等,为子午流注理论的产生准备了思想基础。晋·皇甫谧对逢时针灸有所发挥,《甲乙经》将少阴五输穴增加在阴经之内,使阴脏亦成三十腧,从而完成了五脏六腑的六十六个五输穴配备,此为子午流注的萌芽时期。

通过医籍考证，宋代以前子午流注还未产生。《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宋代医学巨著中以及当时的针灸专著《针灸资生经》等均无子午流注记载，可见子午流注的产生应在宋代以后。

金·何若愚撰《子午流注针经》三卷，对于子午流注针法作了全面的论述。可以说，何若愚、阎明广是子午流注针法的创始人，他们的著作《子午流注针经》中我国现存最早子午流注专著。该书对于子午流注论述有两种，一是何若愚的养子时充注穴；一是阎明广的针经并荣歌诀。阎明广与徐凤的流注图区别是癸日增加了十个开穴，使经络流注衔接起来，如环无端。

元·窦汉卿的流注八法是飞腾八法及灵龟八法的前身，窦氏应用它治疗 213 种病症，在流注八法基础上，结合天干开穴产生了飞腾八法，首见于元代王国瑞的《扁鹊神应玉龙经》，该法是对子午流注纳甲法的补充，早于灵龟八法一百多年。灵龟八法产生于元末明初，首见于徐凤的《针灸大全》，结合洛书、河图、文王八卦加以化裁而成，运用方面比飞腾八法更妙，病效更佳。

综上所述，子午流注学说发端于《内经》，产生于金代。

对《子午流注学说的发端与形成》一文的商榷 李磊，中华医史杂志 1987，17（2）：114~115。

对《子午流注学说的发端与形成》一文提出了八点商榷：（1）认为《内经》中并无子午流注开穴方法的具体阐述。称子午流注纳甲法、纳子法在《内经》中已“初具雏型”是欠斟酌的。（2）子午流注具体内容与运气说中“岁运”无牵涉。称子午流注针法是把岁运时辰、脏腑经络、五输穴、原穴、疾病等统一起来的一种针法，不知何据。（3）《内经》营气流注规律后来发展为纳子法一说尚可成立，卫气流注规律发展为纳甲说却嫌武断。（4）认为金·何若愚撰《子午流注针经》，此系沿袭前人之误，应为阎明广的著作。（5）把养子时刻注穴法归属子何若愚所论是不合适的，阎明广在《子午流注针经》中未指明该法出处，面和书中养子时刻注穴法的其他论述密切相联系的则是一个不知名的贾氏。（6）《子午流注针经》中



纳甲法在癸日并没有闭穴。(7) 窦汉卿的《针经》(或《指南》)是刊行于1295年,不是1232年。(8) 将徐凤所云:“按灵龟飞腾图有二,人莫适从,今取其效验者录之耳”一句讹作扬继州的原话,文献考证亦欠审慎。

子午流注纳甲法系统理论形成时期之商榷 李秋云. 中华医史杂志 1984, 14 (2): 85~86.

子午流注纳甲法系统理论形成时期应在金代何若愚之时,而非南北朝徐文伯之时,因徐文伯现存之医著及其有关记载并未论及子午流注纳甲法的具体内容,从其临症施用之针法析之亦不符合“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之特点。而金代何若愚所撰《子午流注针经》3卷,是现存最早、论述最为详尽的子午流注纳甲法的珍贵历史文献。

试述子午流注纳支法的形或与发展 府强.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1986, (4): 40~43.

纳支法根据气血在一天十二时辰中循环流注于十二经脉的规律进行择时取穴,它寓有的时间生理学及时间治疗学思想都来源于《内经》。《内经》中营卫运行之昼夜节律说成为后世纳支法气血在十二时辰中周流于十二经脉观点的原因。《内经》强调针刺必先候气逢时,认为不仅要根据季节的往复、月亮的盈亏来按时针刺或选用不同的刺激部位,决定针刺深浅和量,更应考察气之盛衰往来而行补泻的时间针法思想,为纳支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难经》统一了经脉气血的流注方向与经络,使纳支法的形成成为可能。此外《难经》对纳支法中迎随补泻手法和异经补母泻子取穴法和同经补母泻子取穴法提供了依据。至元代窦汉卿《针经指南》,王好古《此事难知》,窦桂芳《针灸杂说》等书中均有纳支法的有关内容,事实上经脉与时辰的配合关系在宋金时期已经确定,只是尚未见纳支法之称,推测纳支法肇始于宋元时期似无疑义。现存文献能见到的子午流注纳支法最早原型是明·高武《针灸聚英》所载之“十二经脉井荣俞经合补虚泻实。”

子午流注针法在明代比较盛行,但大多数是指纳甲法、在承淡安等著

《子午流注针法》之前，子午流注只指现在所说之纳甲法及养子时刻注穴法，并不包括纳支法，纳支法仅以补泻法名目出现，承淡安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十二经纳支法”后，纳支法或纳子法名称始成定论。从《针灸聚英》至今，纳支法得到了不少发展，主要是：增加了取穴方法，配合了补泻手法，明确了时间概念。近年来纳支法的原理已逐渐被推广运用于灸法、服药法、气功锻炼法等。

纳支法虽是一种以时间为条件的取穴法，同时又可理解为由气血循经运行之顺序与方向、气血流注之节律、针刺时辰选择、腧穴开取及手法配合等多种因素组成的复合针法。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有着一定的实践基础和合理内核。

子午流注针法源流梗概 刘润茂·中国针灸 1981, 7 (1) : 37~38.

子午流注针法在我国历史悠久，其理论起源于《内经》，该书诸多篇章对人体经脉气血循流注的周期性规律和五输穴的含义、作用，皆有详尽的记载。《内经》中总结的这些成就，其后《难经》、《甲乙经》均有发挥，从而为子午流注针法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理论根据。

关于子午流注针法的创始年代问题，目前尚无正确考证，现存专论子午流注针法的文献首推金·何若愚著的《子午流注针经》为最早，与何若愚同时代人阎明广著有《流注经络并荣图歌诀》，窦汉卿著有《针经指南》，元代王国瑞著有《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等都对子午流注针法做过详细论述，可见该针法在金元时期很盛行，明代更是盛极一时，在明代一些主要医学著作中，如朱肱的《普济方》，高武的《针灸聚英》，杨继州的《针灸大成》，汪机的《针灸问对》等书中也都列有专章，系统记载了子午流注针法，特别是明·徐凤撰的《论子午流注之法》简明扼要地“将流注按时定穴，编成歌诀一十首”，这便是著名的“徐氏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该歌使后之学者，“易于记诵，临用之时，不待思忖”，直到如今，仍为初学者入门之阶梯。1956年承淡安等撰《子午流注针法》，1957年吴樟仙撰《子午流注说难》，全面具体地介绍了子午流注针法的临床应用，引起国内针灸界的广泛重视。近年来，国内学者实验证实子午流注有一定的

科学道理，子午流注针法与国外研究的“生物钟”颇为相似，这些都为子午流注针法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子午流注源流考略 王鹏宇·内蒙古中医药 1987, (4) : 43~45.

《内经》是中医理论的渊藪，同样也是子午流注的源泉，《内经》理论体系中的人与天地相应思想、气血运行与经络流注学说、五俞穴的特殊流注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及针刺必须候气的法则对子午流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难经》中五俞穴阴阳五行属性的划分、三焦主持诸气理论的提出、对五输穴名的补充为子午流注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针灸甲乙经》把五俞穴的总数补充为六十六穴，使子午流注的理论基础更趋完善。子午流注产生的年代当不晚于南北朝时期。元代何若愚所撰《子午流注针经》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子午流注专著。明代子午流注有较大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徐凤的《针灸大全》，杨继州的《针灸大成》对此也多有发挥。明代是子午流注的全盛时期。清代虽可见于针灸书中，但多为沿袭转抄之类，无甚新的内容。至子民国年间，子午流注几乎无人问津。

子午流注、灵龟、飞腾八法发展简史（摘要） 漆浩·中华医史杂志 1988, 18 (4) : 240~244.

子午流注、灵龟、飞腾八法等是中国针灸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直未受到重视，只能在民间流传，本文拟对其发展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按时代顺序进行考察，以反映其历史面貌和特征。

“子午”在医书中首见于《灵枢·卫气行篇》，“流注”则见于《难经·六十八难》。确立子午流注作为学派的出现及发展则是在宋金元时期。在宋金元时期，子午流注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子午流注学术流派的形成及发展，另一方面为子午流注文献的整理。这一时期出现的子午流注专著依时代顺序为贾氏的《井荣六十首》，何若愚的《指微论》，阎明广的《子午流注针经》，吴宣的《子午流注通论》等。

明代的子午流注继续在此基础上发展，一方面提出了“十二经纳甲”法及“十二经纳地支”法等新的流派，并对前代内容作了补充与发展。另

一方面是《普济方》、《古今医统大全》等对前代的子午流注引录。另外还出现了对子午流注持疑问及否定态度的医家。这一时期的专著有凌云著的《子午流注图说》。清代民国时期主要是对前代内容的引录，民国徐卓的《子午流注》一书对子午流注理论作了整理。1949~1987年这一时期发展较快，各种专著及论文在数量及质量上超出了前代，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没有出现新的流派，基本上为初步验证阶段，同时，围绕着子午流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及争鸣。

“灵龟”一词，首见于《易·颐初九》，后被借用到针灸学中，首见于《针灸大全》卷四。“飞腾”一词，在元代首次出现在王国瑞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灵龟、飞腾八法录早称流注八穴，最早传者为“少室隐者”，宋子华及窦汉卿都只是关于此内容的传本的较早读者之一。全元时期的八法流注主要表现在窦汉卿及王国瑞的论述，前者对“交经八穴”论述，后者提出了飞腾八法。明代出现了“八脉歌病源呼吸补泻六十五法”，徐凤的灵龟八法、飞腾八法及高武的“八法飞腾十干八卦法”等多个流派。

清代的发展则陷入停滞状态。1949~1987年间，八法主要为临床应用与验证阶段，未出现新的流派，比之子午流注研究要薄弱一些。

子午流注先后出现过7个不同流派。对后世影响大的为何若愚的养子时刻注穴法、刘纯的十二经纳甲法、十二经纳地支法等、此为主流，一直沿用至今。贾氏的“井荣六十首”法、窦桂芳的“流注逐日时开穴”法，“运气定日下血气”法和王国瑞的“时日配合穴”法等对后世影响较小，构成了子午流注发展过程中的支流。

八法流注先后出现了5个流派，其中以徐凤的飞腾八法，灵龟八法为主流，对后世八法流注影响很大。而王国瑞的飞腾八法、高武的八法飞腾十干八卦法、《琼瑶发明神书》的“八脉歌病源呼吸补泻六十五法”则对后世影响较小，为这一流注发展中的支流。

由于长期以来子午流注、灵龟、飞腾八法只在民间流传，并视之为秘法，因而历代掌握运用的入不多，流传亦不广。从三法的有关专著存佚情况来看，民国以前有记载的共11部，今仅存两部，其中一部还有残缺，充分说明了三法的流传情况与社会因素及自身因素有关。在子午流注形成

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同流派,因而在概念上经常相互交错混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结合历代流传情况可知,“灵龟”、“飞腾”等概念的出现,开始并无特异性,而是相互应用的。只是到了明代末期,各法已逐渐日趋完善之后,才得以有了各自特定的涵义,但仍然还存在着一些民间的其它名称。

可以认为子午流注及灵龟、飞腾八法是古代人们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寻找取穴与时间、空间、地理、自然界气候等因素之间最佳对应关系的尝试,它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子午流注针经》作者问题的一些看法 冯永昌·中华医史杂志  
1986, 16(4): 252~253.

《子午流注针经》是现存最早的一篇记载子午流注纳甲法的文献资料。笔者认为该书作者应是阎明广,而不是何若愚。《子午流注针经》原书刻本早已亡佚,该书内容现在只能从天一阁所藏元·至大时刻《针灸四书》残本、收录此四本针灸书内容的《普济方》及《子午流注针经》的抄本中看到。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针灸四书》在《子午流注针经》的正文之前,据《普济方》增补了“子午流注针经序”。事实上阎明广的这篇序文,已经对著书动机、资料来源、作者姓氏等作了很清楚的交代,读了序文就可知该书的作者就是阎明广了。

从书中内容看,卷上的第一节是何氏撰,阎氏注解的“子午流注指微针赋”,从第二节开始就是阎氏所写的内容了,卷中是阎氏将“贾氏井荥六十首”整理后,写成的子午流注论述及井荥歌诀与图的内容,因此就《子午流注针经》来说,除第一节赋文为何氏所作,其它均是阎氏的著作。

何氏的《流注指微针赋》提到经络气血流注的内容,但没有子午流注运算的具体内容与方法,因此该赋虽被收在《子午流注针经》的卷上第一篇中,但不能作为最早记载子午流注针法的文献,当然何若愚也不能作为最早记载子午流注纳甲法系统理论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更不能被认为是创始人。

推测《子午流注针经》的原来面目,应是作者在序文中扼要介绍了著

书的概况和作者本人的姓氏，而在第一页书名的下方，未再重复题作者的姓氏，但在同页卷上第一节《流注指微针赋》下方，题了“南唐何若愚撰，常山阎明广注。”手抄本按惯例误将这赋名下的题名抄于书名下；《针灸四书》更是简单的抽取了题名的上半句，又删掉了阎氏的序文，以讹传讹，真作者阎明广就鲜为人知了。

阎明广著书态度严肃，在书中将吸收他人的资料交待很清楚，使何氏针赋得以流传。尤为重要的是他整理记载，保存了“贾氏并录六十首”，在针灸史上的功绩是不能被埋没的，笔者深感有必要为阎明广正名，并希望将阎明广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正式载入史册。

《子午流注针经》作者里籍略考 李鼎·上海针灸杂志 1990, 9 (1), 32.

《子午流注针灸》一书，原署“南唐·何若愚撰；常山·阎明广注”，这是对书中首篇文字《流注指微针赋》而言，关于全书的编注工作系阎氏所为，这在他写的序中已表达清楚。“南唐”《医籍考》误指为五代时的南唐朝代，实则南唐指的是地方，应当与“常山”一样在北方的金朝辖地。在河北真定府属县中有个行唐县，汉时置南行唐县，将行唐称为南行唐，又简称为“南唐”，这是符合旧时文人好用古名的习惯的。“常山”本是汉代设置的郡名，原称“恒山”，因避汉文帝讳而改名“常山”，其辖地在今河北唐河以南一带，后代又改置恒州、镇州、真定府等，治所在今河北正定。阎明广应是真定府人，其所以题作常山，是用了它的古名。《指微针赋》文后有句“故称滹江流注之指微”中滹江与赋名相连，说明与作者地方有关，河北定县北古有“卢奴水”，又称“卢水”，是否就是赋中所说的“滹江”呢？有待进一步查考。阎氏在序文中写道：“近有南唐何公，务法上古”，“又近于贞元癸酉年间收何公所作《指微针赋》一道”，两个“近”字表示了时间、地域之近，贞元癸酉其时为金代，可知作者为金人，上述地域之释说明作者在金国辖地而不是南宋属地，故作者所在地为北方。

《子午流注针经》作者及里籍考略 国万春·河北中医学院学报 1990, (3): 1~2.

考证了《子午流注针经》中“流注指微赋”系何若愚所撰, 阎明广注解。卷中、卷下内容则由阎明广撰著, 全书系阎明广所编。作者认为何、阎二氏似乎素有来往, “指微赋”是何氏送给阎氏的。《子午流注针经》误以为何氏所撰, 与书的编排有关。阎明广当属古常山郡境内的常山脚下, 行唐境内常山人氏, 何若愚当为今河北行唐县北唐河流域人。

试论运气学说对子午流注学说形成的影响 彭增福·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0, 10 (2): 60~62.

十二支化气是运气学说中客气的重要内容, 其具体内容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所云, 其中所论是天之三阴三阳, 其不仅有十二年周期变化, 一日之中十二时也有变化的周期规律, 十二支时之化气亦同。由于天人合一, 故可从一日之十二时所属地支, 直接阐述人体阴阳盛衰的日节律变化规律, 从而可据十二支推测人体疾病的转归过程, 《伤寒论》六经病欲解时就是这一理论的最早运用。可以说, 张仲景首次将十二支与人体三阴三阳有机地结合起来, 他是纳支法的开创者。《注解伤寒论》又首次将十二支与人体手足三阴三阳十二经脉及其所属脏腑, 用图示法对应, 作者姑称之为运气式纳支法。张元素《医学启源》的问世, 标志着运气式纳支法基本形成, 令人遗憾的是, 近年来, 完整系统的运气式纳支法, 大有被当今纳支法取代的趋势, 究其因有以下几方面: (1) 与人们注重经典的治学态度有关。认为阐述运气学说的七大论系唐王冰伪作。其权威性可信性较之《内经》其他内容逊色, 至今人们对运气说褒贬不一, 而《内经》对十二经脉气血的循环次序有明确的论述, 它较之运气学说从天地阴阳之化阐述人体生理、病理更科学、更有说服力, 易被人们接受。(2) 由现代研究趋势决定的, 运气式纳支法只限于指导临床诊断和药物治疗, 随着现代子午流注针法的兴起, 反被打入冷宫。(3) 运气式纳支法至今尚无人从实验上阐述, 其科学性令人置疑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 两种纳支法并行不悖, 运气式纳支法反映的是人体生理、病理

变化受天地阴阳变化制约的规律，而现行纳支法则反映的是人体本身固有的气血循环运行规律，用现代时间医学术语来说，前者属外源性，后者为内源性。

作者认为现行纳支法是由运气式纳支法启发而成。理由之一是元代窦汉卿在《针经指南》中已提出了一些与运气式纳支法有关的内容，现行纳支法系王国瑞首创，而其父王开正是窦氏的入室弟子，受师传影响，现行纳支法有可能受了运气式纳支法启发。作者还从《医学启源》元刻本与明刻本的嬗变，《针灸四书》所论等予以论证。

关于纳甲法的形成与运气学说是否有关，作者从运气说中客运与纳甲法比较认为，二者在方法上极为相似，只是二者周期各异，前者为十年，后者为十日而已。由于客运形成的时期较早，它对纳甲法的形成有无直接或间接影响，也来可知。

子午流注发展史上若干问题的考证 漆浩·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90, 13(5): 21~23.

(1)《子午经》不是最早的子午流注著作，因为①《子午经》不是扁鹊所作，据宋代目录书考证，其成书上限为唐代，下限为宋代。宋代人赵希弁认为此书为后人伪托之作，赵为宋人，距《子午经》成书时代不远，其所持观点当较可信。②《子午经》不是子午流注专著，该书讨论的是人神流注、针灸禁忌，不涉及到具体的五输穴的运用配合。③《子午经》为唐宋时期的著作，经笔者查实其文字与敦煌医学文献 P3247 号的《人神流注》相同，又与 S2620 号的《唐年神方位图》有极相似之处，前者作于唐同光四年，后者作于唐建中四年，《子午经》当为唐宋时人根据当时人神流注的有关内容编写而成。(2)南唐应为地名，在庐江周围一带。(3)贾氏为子午流注学说最早的传人，《子午流注针经》中援引“贾氏云”累计十数处之多，凡子午流注内容之精微处，均有贾氏出现，可见贾氏对子午流注的贡献。(4)徐文伯不是“徐氏逐日开穴歌”的作者，该歌的作者应为徐凤。



《周易参同契》与飞腾八法 麻福昌·中医杂志 1987, 28(2): 69.

飞腾八法的渊源可溯至《周易》和《内经》,其所涉及的时间观念和月节奏观念均能得到体现,可是还未形成具体模式。在《参同契》中,不但发展和完善了这种理论观念,而且还形成了具体模式。《参同契》将八卦分纳十个天干,但举甲以概其余而名纳甲。在此,它与晦朔弦望诸月象相结合故又名为月体纳甲。它出于天运自然,有时间空间和运动的统一的含义。其意思是:乾三纳甲壬,坤三纳乙癸,震三纳庚,巽三纳辛,艮三纳丙,兑三纳丁,坎三纳戊,离三纳己。在此,显然涉及到月象盈亏合卦相应的太阴节律(月节奏)观念和时间观念。飞腾八法歌曰:“壬甲公孙即是乾,丙居艮上内关然,戊为临泣生坎水,庚属外关震相连,辛上后溪装巽卦,乙癸申脉到坤传,己土列缺南离上,丁居照海兑金全”。对比前面《参同契》的有关论述,不难看出飞腾八法脱胎于《参同契》,《参同契》是源,飞腾八法是流。

高武对“按时选穴法”的贡献 孙吉山·上海针灸杂志 1991, 10(1): 33~34.

尊崇《内》《难》,力排时弊,高武反对以时定穴,提出“使人知某病宜针灸某经某穴,当用某日某时开方针”即定时开穴法。他以元·窦桂芳的十二经配十二支说为依据,创立了“十二经是动所生病补泻迎随法”即子午流注纳支法,运用五门十变学说,创立六十六穴阴阳二经相合相生养子流注法,其与阎氏养子时刻注穴法所异者,高氏尤为强调阴阳刚柔夫妻的相合关系,从而发展了阎氏学说。文中附有高氏养子流注开穴法时干开穴表和高氏养子流注开穴法重见时纳穴表。